

黃浦灘第一桃色案 (二)

萬墨林

上海聞人黃金榮之六

偷鑽裝濶意亂情迷

做大生意，免不了要交際應酬，早年上海，較高級的交際應酬多半在書寓或者是長三堂子裏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漸漸的，查三和清和坊的小林黛玉也建立了親密的感情。在小林黛玉的心目之中，查三開的是上海數一數二的首飾公司，家大業大，算得上是一位財神菩薩。縱然比不上堆金砌玉，富可敵國的朱五少，但是若與其他客人相比，他仍然是頂尖兒的人物。她所不能明瞭的是，查家家規特別的嚴，他哥哥把他管得很緊。爲了招呼客戶出公賬，儘可以一擲千金無吝色，倘若私人開銷，那麼，查三的手面，竟連闊瑞生都及不上哩！

錯就錯在查三一心迷戀小林黛玉，在那種燈紅酒綠，紙醉金迷的場合，他抱着一種自卑的心理，唯恐被小林黛玉看不起。因而就拚命的擺譜，裝闊，企圖博得伊人的青睞。查三在小林黛玉的香閨，眼見朱家五少手上戴的是摺摺巨鑽，袋裏裝的是成捲的銀票。司機保鏢，幫閑豪奴，成羣結隊的跟進跟出。拿五少的氣派跟自己的窮酸

比一比，難怪他要自慚形穢，處處退讓了。時日一久，他心中便起了一個秘密的念頭：總想有一天，要在某一方面，他要表現得勝過五少一點點。

五少的手上也戴鑽戒，只不過，他的鑽戒很多，可以經常的更換。有時候，碰到相好的姑娘發嗲使媚，死氣僵裂的糾纏，只要五少一高興，他會豪爽大方的脫下鑽戒來送人。由此之故，五少雖然有巨鑽，有至尊寶，平時他是不輕易戴出來的。……查三呢？他連一只鑽戒也無，老是覺得自己十指光禿，既寒信，又沒有派頭。不過他自小以鑽石珠寶爲業，一眼看去便懂得那些寶貝的好歹，甚至估得出它的價值。有那麼一天，時和首飾公司來了一位豪客，出示了一顆罕見的南非火油鑽，玲瓏剔透，藍光四射，重在五克拉以上。查三當時正在店堂當班，他一看上去就知道這是黃浦灘上罕有的稀世之珍。小心翼翼的捧在手中，問明豪客，獲知他是要請時和爲這鑽石代鑽一只戒指，費用則在所不惜。查三見獵心喜，怦然心動，接下了這筆生意，和豪客約好，五天以後交貨。

查三心內有鬼，瞞着他的哥哥查大，只花了一夜時間，便將那只鑽戒鑲好了。私下把玩，連見多識廣的他都不禁愛不釋手。好不容易挨到華燈初上，北里開始徵歌跳舞，追尋歡樂。查三大着膽子，把那只鑽戒戴在自己手上，僱輛包車，直赴清和坊小林黛玉的香閨。

查三原想偷戴一次豪客的鑽戒，到相好的姑娘那兒去炫耀炫耀，揚眉吐氣一番的。他那一天還果真碰上了大場面，朱五少在小林黛玉的香閨擺酒宴客，一見查三，便也殷殷邀他入座。面對那些濶老濶少，眼跟前是水陸紛陳，絲竹競賽，查三一跌跌入溫柔鄉裏，百花叢中，真個痴了醉了，以爲是宵之樂，得未曾有。他甚至於把自己中指上的那枚鑽戒，都忘了個一乾二淨。

驀的，他聽見對面席上，正與小林黛玉相偁的朱五少，脫口而出一聲驚呼：「好鑽！」

一聲好鑽，衆人紛紛順着五少的視線望過去。查三這才想起他今晚携鑽炫耀一番的來意。於是便在衆人的聲聲敦促之下，伸出了手，把一枚巨鑽映在電燈泡下，藍光連閃，隱含紅線；一望而知是一枚價值逾萬的頂上之品。衆人嘖嘖稱羨，

查三沾沾自喜，直覺得今晚出人頭地，彷彿連骨頭都輕了不少。

得意忘形拱手送人

正在伸手炫耀，得意忘形。對面席上，原來緊緊貼在五少身上的小林黛玉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走到查三身邊來了，柳腰一挫，半截大腿暖烘烘的貼上了自己的背部，溫香燦玉，中人欲醉。

查三和小林黛玉相交已久，可是他從來沒有機會當過入幕之賓，跟那滙上名件，人間尤物有過肌膚之親。就這麼一靠一貼，讓他的魂靈兒都飛上了半天空。查三正昏沉沉，渾陶陶的在享受着心上人的柔情與體貼。耳朵裏却聽到她在嬌滴滴的說道：「三少，好一顆火油鑽，真正一生一世都沒有見過的，怎麼以前從來也沒看見你戴呀！」

查三漲紅了臉，扯了個謊答道：「戴是戴過的。只不過，沒有戴到你這裏來，所以妳沒有看見過。」

好個心懷叵測的小林黛玉，釣大魚，放長線，居然當衆大發嬌嗔的說：「喲！查三少，怎麼今天你又戴來了呢？不怕我們偷了你的呀？」

一聽到小林黛玉這話，一席上的潤少馬上起鬨，都說查三出語不當，唐突了小佳人，該罰該罰。查三無可奈何，只好俯首認錯，由他們去鬧，一連被灌了三五杯酒下去。他酒量本淺，灌得又急，當下就覺得天旋地轉起來，這時候，巧笑倩兮的小林黛玉，半開玩笑半認真的，一面輕輕的爲查三摘下那枚鑽戒，一面嗲勁大發，柳腰款擺的問他說道：「三少，借給我戴一戴，好不好？」

？」

查三猛可一驚，連酒都醒了。他忙不迭的縮手回去，納納的說：「這……這……」

對面席上的朱五少，看他這麼急吼吼的，忍俊不住，揚聲大笑起來，他一邊笑，一邊伸手指着查三，打抱不平般的說：「查三，莫非你把小林黛玉當作強盜不成，怎麼會這麼緊張的呢？」

這一句話，委實太重，使查三覺得分外的惶恐，他抬起臉來看了一眼小林黛玉，那靈慧的美人可不發嬌嗔，在生悶氣了嗎？嘴吧哪得老高，腮幫子氣鼓鼓的；查三一看心就慌了，忙陪不是道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你曉得我絕對不會這麼想的。」

詎料，小林黛玉再使勁的一扭腰，輕移蓮步，離開了他的身畔，顯然是在賭着氣說：「哼！我們還是離三少遠一點的好，人家是時和首飾公司的大老闆，一身的金銀財寶，等一會少了什麼，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哩！」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查三只有左打千，右作揖，一迭連聲的向小林黛玉陪不是。而且，爲了表示自己的誠意，還心甘情願，自動自發的把手上的大鑽戒脫下來，必恭必敬的雙手捧過去，央求的說：「妳要借去戴一戴，妳看，我不是馬上就從手指頭上脫下來了嗎？」

查三親自把那枚大鑽戒給小林黛玉戴上，席間衆人一致喝采，誰知，小林黛玉却趁此機會附在查三耳邊，悄聲的說了一句：「三少，你就不能把這鑽戒送給我呀？」

猶如焦雷轟頂，查三猛一下子怔住了。

查三心想小林黛玉既然老起臉皮說出了這話

，叫他在大庭廣衆之間，怎好開口拒絕？在座都是場面上的人，查三一不便說破這鑽戒是客人拿來店裏委託鑲嵌的，二不能講明鑽戒的價格太昂貴，以他的身價，還真的送不起，這真像似啞

吧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，漲紅了臉兒，添上一層苦笑，噁噁啊啊的難置可否，這時候，在座的閨客們一個勁的瞎起哄，說什麼：「小林黛玉都開口要了，查三少還好意思不送呀！」又有人在半

真半假，亦真亦假的說道：「時和公司的奇珍異寶堆積如山，這區區一只鑽戒又算得了什麼呢？」席上衆人直在打邊鼓，查三面皮嫩，推托的話

更是難以啓齒。小林黛玉好不容易得了個大敲一筆竹槓的機會，她豈肯輕易放過，趁着查三還在嘖嘖嘖，格格難吐，就當衆接了下去，曼聲的說：

「那麼，我就在這裏謝謝三少了！」

起哄的人立刻鼓掌叫好，伸出大拇指來，誇讚查三够豪氣，真大方。對待小林黛玉「恩重如山，情深似海」，查三眼看鑽戒易手，弄假成真了，心中急得猶如滾油煎，表面上還得勉強裝出若無其事模樣。當下真是苦不堪言。那一邊，對面席上，朱五少在歡場之中多是相好姑娘，小林黛玉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。他原本就沒有獨佔花魁的意思，在同遊的狎客中又是善作解人，落門落檻，够漂亮灑脫的人物，眼見查三報效了價值連城的一只鑽戒，小林黛玉爲了投桃報李，當然會得燭燭留聲，讓查三償了多時一親芳澤的心願，於是他甘願成人好事，轉移陣地，嚷嚷着

的說道：「我們別處還有場面呢！今宵的這個盛會，就此散了，散了！」

五少有心讓賢，在座的眾人莫不會意。便也跟着五少，相率起身離去。捉狹些兒的，還裝個鬼臉，曖昧的笑着，直在跟查三、小林黛玉說恭喜恭喜！此情此景，確是查三私心嚮望已久的。阮郎初登天臺，大有洞房花燭意味，查三也不禁迷了醉了。這一夕，小林黛玉既已大有斬獲，當然是施展混身解數，把查三迷得欲仙欲死。而且自此以後，查三便一連和小林黛玉盤桓多日，享遍了風流豔福。直到第五天上午，查三始突然想起，鑽戒的原主人說好當天要到時和來取件的，唯恐拆穿西洋鏡。只好忍痛辭別小林黛玉，懷着一顆忐忑的心，回到店裡去。

原主追索一死了之

鑽戒早已被他糊裏糊塗的送掉了，越怕見那位原主人，竟又是醜媳婦怕見公婆面，偏偏是非見不可。好不容易支開了自己的哥哥查大，等到那位原主人來了，低聲下氣，苦苦哀求，推說巨鑽鑲嵌委實不易，五天之期完不了工，請他再等五天來取。巨鑽主人很不高興，悻悻然的指責，堂堂時和首飾公司居然也不講信用。查三打恭作揖，連聲道歉，方始將這位豪客送走。

查三心知，五天以後這巨鑽戒還是沒法拿得出來。已經着急了好些天，又受了豪客的一頓氣。回到家裏，左思右想，這一次挪借巨鑽，實在是無法解決，既怕客人催逼，又恐兄弟較實，想來想去無計可施，可憐查三，一個想不開，居然

服毒自殺了。誠所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查三一時意亂情迷，僅僅爲了出鋒頭，居然白白的送掉了一條性命。

錯！錯在查三這書自殺，還不肯向他的胞兄坦白承認，是他竊用了那巨鑽戒，由於無從物歸原主，方始遽爾輕生。查三一死，他胞兄查大，自是傷心萬分，但却怎麼也猜不透他自殺的原因。於是查三所約五日之期又屆，巨鑽主人如期前來取件。查大因爲確未經手，根本就不曉得這麼一回事，巨鑽主人又氣又急，難免大發雷霆。他手中有查三開給他的一張收據，一怒之下，揚言非打官司不可。

查大心中一盤算，對方這一狀告入官裏，不但時和首飾公司信用大受影響。而且自己確是理屈，巨鑽無價，對方倘若想敲他一筆竹槓，說不定會傾家蕩產。因此他只能低聲下氣苦苦哀求，承認原件係由他的胞弟查三所承接，只是由於查三突然之間發急移身死，死前並未交代，所以不知道擱到那裏去了。查大表示他絕對負責到底，願意照價賠償，任憑對方要鑽賠鑽，要錢賠錢。只是那位巨鑽主人却堅持的說：「這顆鑽石得來不易，對我是有紀念價值的，你非給我找回原件不可。」

交涉辦僵，查大急如熱鍋上的螞蟻。實在催逼不過，迫不得已。他只好專誠拜訪衆家老闖黃金榮，請他出面調解一下。黃金榮也曉得這一件事關係時和公司的聲譽，再逼下去，說不定還要逼出查大的一條性命。原鑽離奇失蹤，加上查三死得不明不白，原已形成一樁無頭案子。因而他

便慨然應允，邀那位巨鑽主人吃了一頓飯，由黃金榮代爲說明查大的苦衷。黃浦灘上，法租界裏，黃金榮的面子確實够大的。他一出面，無異表示收回巨鑽是絕無可能之事了。巨鑽主人萬般無奈，也只好實黃老闖一個面子，答應應查大賠錢了事。只不過，他還拖了一個尾巴；萬一將來原鑽找到，他仍將退款取回。

一場够大的風波至此宣告平息。殊不知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由於王蓮英麥田豔屍案發，黃老闖親自訪查新清和坊，被他在無意之間發現了小林黛玉手上的這巨鑽戒，非但連帶破的了案外之案，而且，由於他一連疊聲的追問，終於找到了偵破王蓮英命案的一條線索。

當時，黃金榮耐心的再度坐定下來，旁敲側擊，繼續追問小林黛玉道：「妳得了這麼價值的一只鑽戒，天天戴在手上，也不怕有人打它的主意呀！」

小林黛玉勉力保持鎮靜，她嫣然一笑，回答黃金榮道：「黃老闖，上我們這裏來的客人，個個都是有身價的人，誰會打這只鑽戒的主意呀！」

「不見得，不見得！」黃金榮博浪鼓似的搖着頭說：「越是有身價的人，越發喜歡這種難得一見的好東西。你倒給我想想看，有沒有人想要問你買，或者是向你借去戴一戴？」

覬覦鑽戒新的線索

小林黛玉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的說：「要麼就是瑞生。」

黃金榮連忙追問！

「那一個瑞生！」

小林黛玉笑笑說：「就是那個在洋行裏當跑街的閩瑞生哩！他時常跟朱五少一道來的。」

黃金榮眼睛一亮，開始大感興趣了。他鏗而不捨的再問下去，轉彎抹角，九九歸一，終於給他問出了這麼一段經過。

約莫在王蓮英陳屍麥田的十天之前，有一天下午，小林黛玉午夢方迴，正在梳妝臺旁盥洗，閩瑞生笑容可掬，一頭鑽進房裏來。他一面七搭八搭的跟小林黛玉搭訕，一面拿了把扇子，殷勤的在她背後給她打扇。當時，小林黛玉正把那惹人注目的鑽戒脫下，放在梳妝臺上。她從鏡子裏看到閩瑞生目光閃閃，直在盯住鑽戒，嘴裏噴噴有聲的說：「這麼嶄的一只火油鑽，偏就是那個死鬼沒有福氣戴。可見得什麼樣的人，才有什麼樣的福氣，能够戴什麼樣的首飾！」

小林黛玉明明知道，他所謂的「死鬼」，就是那個蝕財喪生的查三，提起這一件事，她自己心裏也真有點不是滋味，因而便老大大不高興的說：

「該死！光天化日，紅嘴白牙的數落已經死了的人，你也不怕罪過！」

這時，閩瑞生便扭股糖似的，粘着小林黛玉說：「阿姐，阿姐，幾時妳把這只鑽戒借給我戴一戴？讓我也好去出鋒頭！」

小林黛玉不由的啞了他一口說：「自己買不起鑽戒，跑來問我們借。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！」

小林黛玉向黃金榮一五一十的訴說，黃金榮凝神傾聽，聽說說完了以後再問：「碰了妳這個釘子，閩瑞生後來有沒有再向你借過！」

「沒有了。」小林黛玉率直的搖了搖頭，又想了起來說：「啊！自從那一次以後，閩瑞生一直騙着我出去兜風。」

黃金榮再問：

「妳答應他了！」

小林黛玉粉臉一紅的說：「起先我不肯，後來實在給他纏不過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」

黃金榮馬上就接口說道：「妳就答應了昨天夜裏陪他一道去兜風。可是臨時妳又後悔了，是不是？」

小林黛玉苦笑答道：「倒也不是臨時後悔了，昨天夜裏兩點鐘，確實我是有個遠堂差。」

黃金榮懂得，所謂遠堂差，便是滬西一帶住的富商賈，達官貴人，他們在公館裏舉行夜宴，或者通宵賭博。臨到興頭上時，撥電話叫相好的妓女，前去作陪。長三堂子裏的姑娘，都把這種閩客當作衣食父母，到時候再有事也得想辦法抽身前往，從沒有那個敢於推托。而且，滬西一帶路遠，一叫出去，那是不到天亮甚至日上三竿斷然回不來的。在那種情形之下，黃金榮可以想像得到，閩瑞生必然是乘輿而去，敗興而返了。

三件事情連在一起

不過，若將閩瑞生深夜被拒，與王蓮英澈夜來歸，再加上閩瑞生曾經覬覦過小林黛玉那價值大貴的鑽戒，三件事一加起来。黃金榮凝神一想

，心裏就彷彿有了點破案的端倪了。他轉過臉去問王蓮英的鴛母道：「你們蓮英有沒有鑽戒呀？」那名鴛母淚眼漣漣的答道：「沒有，黃老閩，我們蓮英生意不好，那裏買得起鑽戒。可憐她連個送得起鑽戒的客人都沒有。不瞞黃老閩說，蓮英出堂差的時候，頭面、簪子，還有手鐲、戒指，都是租來的呢？」

黃金榮聽得心頭怦然一動，接口便問：「哦！她租來的那麼些首飾，一共要值多少錢呀？」

老鴛屈指算算，仍然是哭出嗚咽的說：「算起來也要值一兩百塊錢。黃老閩，東西統統被強盜搶光了；還不知道怎樣賠人家呢？」才一兩百塊錢，想來如果閩瑞生垂涎小林黛玉那價值遠萬的鑽戒，想要騙她出去下手搶的話，就不可能覬覦王蓮英那一二百元租來的首飾。

黃金榮沉沉的嘆了口氣，線索是盤出來了些。可是，揣想距離事實太遠，這一趟親自出馬，顯然只能徒勞無功而返了。

從新清和坊王蓮英那邊辭出，黃金榮登車回家，悶悶惘惘。心想王蓮英一案，報章爭以頭條新聞刊出，道路騰傳，轟動一時，分明已成了驚人鉅案。偏偏自己只有頭緒，缺乏確切線索。閩瑞生和小林黛玉那麼熟，昨天深夜既有約在先，又是彰明昭著，親自前往迎送，照說連他會下手搶劫小林黛玉都嫌有點牽強；……搶了以後，難道他不怕小林黛玉立刻舉發，縱使他殺殺人滅口。那麼，新清和坊小林黛玉家上上下下都是有力量的人證，閩瑞生還能逃得脫關係嗎？至於說閩瑞生受拒於小林黛玉，退而求其次，再去打王蓮

英的歪主意。租值一二百元的首飾，能賣得了幾十塊錢呢？那越發是不可能的事了！

黃金榮偵辦香車艷屍奇案，當他查明閻瑞生曾經在案發之夜，駕車來迎小林黛玉時，倏忽之間，腦中閃過一道靈光；閻瑞生身上仍還有一條線索，那便是他昨夜兩點多鐘駕車去接小林黛玉，是否在往返途中，遇見過王蓮英，或是在靜寂的深夜馬路上，看到什麼可疑的動靜。想到這兒，他便自沙發中起立，想要叫人去把閻瑞生傳來。只是，轉念一想，「打狗須看主人面」。再怎麼說，閻瑞生也是朱葆三家的食客。朱葆三是黃浦灘上商界的領袖，紳商界的前輩人物，和自己也相當的熟。他家食客有事，總得打電話去知會一聲。於是，他親手撥了個電話給朱公館，前來接聽的，是朱家的管事。

對方一開口就回答道說：「閻瑞生不住在這裏，他好些天都沒有來過了。」聽那管事答話的語氣，分明是急於表明，閻瑞生其人與朱公館無關係。這已經有點使黃金榮起疑了，於是，他再追問下去，昨夜夜裏，閻瑞生是否借過朱公館那部汽車！

回答又是斬釘截鐵的：「閻瑞生從來沒有借用過朱公館的汽車。」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黃金榮又覺得有點苗頭了，他放下電話，立刻採取行動，吩咐下去。第一，設法找到閻瑞生的家，請他本人快來一趟。第二，趕緊查明，閻瑞生昨夜夜裏開車去接小林黛玉兜風的那部汽車，究竟是誰的？

吃過午飯，黃金榮照例要睡一個午覺。外頭

，香車艷屍一案，自有他的手下，遵照他的吩咐，四面八方的去調查。等到他一覺睡醒，揉揉惺惺的眼睛，家中人報告他方才所接到的電話，黃金榮聆聽之餘，情不自禁高興得雙手一拍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案情急轉直下，大放光明，他確定可以破案。

找到出租汽車司機

手下打來的電話報告說：閻瑞生昨夜所借用的敏達汽車找到了。由於小林黛玉的娘姨曾經一眼瞥見，汽車牌照是白底黑字，那分明是營業用車，再根據娘姨記得的末尾兩個號碼字，很順利的查出：這部車子係屬野雞汽車司機方阿三所有。黃金榮手下的動作很快，已經逮到了方阿三，專等黃老闆前去親自審問。

黃金榮滿懷興奮，驅車直駛巡捕房。他命手下將方阿三押到審訊室，看他獐頭鼠目，却又油頭粉面，不像是善類。首先問了姓名年齡籍貫住處，方阿三均一一據實回答。黃金榮，循例話問過後，略一沉吟，乘方阿三不備，劈頭就是一句：「昨夜夜裏，是你開的車？」方阿三不提防黃老闆有此一問，驚得臉都紅了，他慌忙回答說：「不，不，不，是閻瑞生開的車。」

這一問，居然奏效。黃金榮將計就計，再問下去：「閻瑞生開的車，那麼，你坐在那裏呢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方阿三嚅嚅半晌，終於吐了實，不勝懊惱的說：「我坐在後面。」黃金榮攻心為上，問話快的像機關槍。就是

不讓方阿三有閃避的機會，他緊接下去再問：「那麼，王蓮英呢？」

方阿三面若死灰，低頭的俯首供稱：「她坐在閻瑞生旁邊。」

——雲破日出，豁然開朗。香車麥田艷屍案，恰如應了一句老話：有心栽花花不發，無意插柳柳成陰。歪打正着，不偵自破了。

像黃金榮這種老包打聽，他的程咬金三斧頭，着實利害。砍不着則罷，砍上去就只有從實招來，想賴都賴不掉了。根據野雞汽車司機方阿三的坦白供承：謀財害命的那一天，下午四點鐘，閻瑞生在馬路上碰到了他，向他連連招手，叫他把車子開到自己跟前。打開車門上了車，親親熱熱的跟方阿三說：「阿三哥，幫個小忙，把你這一部汽車，借給我用一夜！」方阿三不由一楞一楞，問道：「把車子借給你用一夜。瑞生哥，你要幹嘛？」

閻瑞生神秘的一笑，附耳告訴他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要去跟一個要好的姑娘行香。」

方阿三直承不諱的道，當他聽見閻瑞生這麼說時，忍俊不住的哈哈大笑。因為他跟閻瑞生是很熟很熟的朋友了，所以他才儘情的取笑道：「瑞生哥，你不要笑掉我的大牙了，好不好？就憑你這個空心大老倌，摔乾了你也得不到四兩血，（上海黑社會中，稱錢為血），有那一位瞎了眼的姑娘，會跟你去行香呀！」

方阿三說，當時的閻瑞生却也不惱，他只是聳肩膀笑了笑，答道：「阿三哥，你不要狗眼看人低。今夜夜裏陪我去行香的姑娘，不但是

長三堂子裏的，而且還有名有姓，紅得發紫呢？

方阿三認定閻瑞生是在信口雌黃瞎吹牛，閻瑞生却賭神發咒，說這是千真萬確，絲毫不假的。兩個人爭論了好一陣，閻瑞生發了急，猛可的一拍大腿說：「阿三哥，你敢不敢跟我打賭？」

方阿三不假思索的說：「賭就賭，孫子王八日才不敢！」

說到這裏，方阿三在審訊室裏突然一陣傷心，嗚嗚的哭了起來。他後悔不及的哭道：「那裏想得到，這一打賭，硬是賭掉了我的性命啊！」

黃金榮善言安慰了他一陣，使他激動的感情漸趨平復，然後繼續再往下說，方阿三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訴說着經過。

閻瑞生和方阿三一時興起，當時說好了賭法。如果閻瑞生真能邀到一位長三堂子裏的紅牌姑娘，陪他去兜風行香，方阿三自願倒貼汽油，免費把汽車借給閻瑞生用一夜。否則的話，閻瑞生便輸給他十塊錢。

然後兩人約好，當天夜晚兩點鐘，方阿三把車子開到新清和坊弄堂口，當面交車。

二人打賭好事多磨

却是，當夜臨交車時，方阿三和閻瑞生又起了爭執。因阿三對閻瑞生不放心，唯恐他搞花樣，耍噱頭，捉弄自己。他堅持要跟閻瑞生同去迎接小林黛玉，而且還要把這一男一女兩個行香客，一同「押送」到郊外，方肯認輸，下車離去。

閻瑞生當時覺得非常之尷尬，他就怕小林黛

玉看到方阿三在車上，心中起疑，臨時又變卦不肯去了。那他豈不是偷雞不着把米，白白的費了心機，而且還落個大好良機一去不回。——直到那時候為止，方阿三確實還不知道，閻瑞生心懷叵測，覬覦巨鑽，他是借兜風行香為名，把小林黛玉騙到郊外，他預先在郊外埋伏了一名下手行劫的江洋大盜，攔住汽車，連他自己也搜獲一空，然後再去跟那名強盜分贓。閻瑞生自以為這一條妙計天衣無縫，必定成功。誰知道碰到個來

經不清的方阿三。當時已經鐘鳴兩下，閻瑞生唯恐小林黛玉過時不候，先去睡了。他只好萬般無奈的答應了方阿三的要挾，讓他坐在汽車後座，不過他叮嚀又叮嚀，見到小林黛玉的時候，方阿三必須承認他是剛才在馬路上遇到閻瑞生開車經過，死氣擺擺的要搭一段便車。在汽車還沒有駛抵徐家匯以前，他就得下車自行覓車歸去。

就這樣，閻瑞生帶了個電燈泡方阿三，把那部野雞汽車開進了新清和坊。他再也沒有想到，幾次三番相求，約好了當夜同往行香的小林黛玉，竟會臨時要出遠堂差，不能跟他同去了。小林黛玉倒是蠻客氣，口口聲聲的跟他說對不起。而且還答應他第二天夜裏，必定擺脫一切牽陪到底，閻瑞生明知多言無益，只好一聲苦笑，爽快的回答她道：「好好，明天就明天吧！」

但當他意興快快的走出小林黛玉家，回到了汽車上。方阿三却一個勁兒的追問：「怎麼樣，怎麼樣，人呢？」

閻瑞生掃盡了顏面，無語置答，他一語不發，發動引擎，把汽車開出新清和坊弄堂口。這時

候，方阿三却已身手矯捷的，從後座爬到了前座，但見他一伸左脚，踩住了剎車，頓時就把汽車停住，然後又毫不容情的伸一手，冷冷的說：「瑞生！拿來！」閻瑞生當下一怔，他呆呆的問：「拿來，拿什麼來呀？」方阿三心中也有點氣惱，便顧不得雙方的交情了。他猛可一拍閻瑞生的肩膀，板起了臉孔來說：「你別裝佯了！瑞生，深更半夜你捉弄我，什麼長三堂子裏的紅牌姑娘陪你去兜風，行香，分明是你大白天裏做夢，自說自語，害我陪你熬夜。十塊大洋賭輸了，就快快給我拿來，我還要跟你算租用汽車的賬，一個鐘頭兩塊大洋，一共廿塊，少一毛也不行！」

方阿三一翻臉，閻瑞生慘了。他是個出了名的幫閑角色，老上海稱之為「荷花大少」。夏天氣一襲單長衫，撐起來蠻好看，長衫一脫就什麼也沒有了。當天夜裏，他身上連十塊錢都拿不出來，又何況連輪帶租「少一毛都不行」的廿元呢？因此，他只有陪起笑臉，支吾的說：「阿三哥，二十塊就二十塊，不過要請你等到明天，明天我一定付。」閻瑞生這一支吾，竟引起了方阿三的勃然大怒。在他想來，閻瑞生既然敢邀長三堂子裏的姑娘出去兜風行香，他身上至少也得準備個三五十塊大洋，怎麼會連二十塊大洋都拿不出來呢？這不是有心耍賴，欺人太甚了嗎？於是他怒從心中起，惡向膽邊生。施出了上海白相人的本色，一伸手，倅住了閻瑞生的胸口，把他半截身子提了起來，惡狠狠的說：「閻瑞生，你要弄了老子，老子此刻要叫你識相點，否則的話，休怪我手下無情！」（未完待續）